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八

宋練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四

起龍紀元年盡大曆二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諱傑懿宗第七子及即位改名敬又改名暉在位十八

一年為朱金忠所執改元七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甯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三

配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為

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昭德制置使韋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

以翰林學士承旨

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於呂梁九

志徐州彭城縣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王子蔡將郭璠殺申

叢送秦宗權於汴 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爲帥汴將

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納款于太祖欲自獻于長安以

邀旄鉞及表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爲其將郭璠所

殺秦宗權送于太祖卽以璠爲監後太祖遣部統判官韋震奏事

且疏時溥之罪歷委討伐仍請降倉克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

兼領滄克二鎮則明年詔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

達求治克郭若爲滄克二帥求之則克帥朱瑾乃其仇讎也當時

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爲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

欲復立宗權校郭若爲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爲帥之理蓋郭璠

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五代史傳皆云郭璠

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監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

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

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焉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

兩立天亡僕以弱公也警然無懼色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

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澤陽

與建相持

儀鳳二年分九龍雜什加三裂置蒙陽縣屬彭州九龍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漢江之北故曰蒙陽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於獨柳

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瑋監送秦

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于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于獨柳前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伴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伴不勝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

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

笑揆遜之族孫也

朱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三月加全忠兼

中書令

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有三月亦云封東平今從實錄止加中書令

加恩義

節度使趙德諱中書令

加蔡州節度使趙犇同平章事充忠武

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

忠武本治許州趙犇陳人也又守陳有功因徙治所于陳

會犇有疾悉

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犇

薨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犇諱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犇檢校司徒充蔡州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邱

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驍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羸疾卒昶傳曰驍運頭蔡審軍節度使以昶爲本州刺史俄而驍有疾遂以軍州事付于昶詔授兵馬節度使後旋遣忠武軍節度使亦以昶知爲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眾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驍爲忠武節度使下云

昶爲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驍傳 驍世爲忠武軍牙將資性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陳行列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

文見之曰是兒當大吾門稍長喜讀書學擊劍善騎射爲人勇果

重氣義與弟昶至友愛昶亦神采軒異而沈厚有法度旣代兄爲

節度遂勸課農桑於人有恩惠故當時稱忠壯而閑吏治者皆推

驍昶 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光祿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

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 五月

丙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用

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沼二州方立遣大

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

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

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

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

弟攝沼州刺史遷素得士

心眾奉之爲留後

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修守潞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請鎮潞援其將奚忠

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溉出戰爲罕之所擒既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遷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費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爲金俊所殺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辭居止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洛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詣率其眾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殲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猜忌恩不逮下攻馬溉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陣者皆佩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醢而卒其從弟沼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乃相爲謀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及時溥援兵不出故李罕之

文下磁州進攻洛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爲軍之謀取也
以石元佐爲既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爲李克修所擒乃云與方立
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洛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
洛州刺史遷爲雷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雷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
奏得邢洛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附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
洛州刺史遷繼知兵馬雷後中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
立其弟遷雖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誤今從
諸書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宏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

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閒道入邢州共守

爲孟遷執子虔裕降河東張本

楊行密

圍宣州已歷十月軍中每苦無食撫州刺史危全諷屢以糧餉之
故得持久至是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
鐸鎰將奔廣陵田頴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
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因爲粥以食餓者溫向山人也爾穀
寡言罕與人交眾中凜然可畏目爲徐暉鎰將宿松周本勇冠軍

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南齊漢統縣地梁置高塘郡隋廢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西松縣漢元始中改松滋縣鎰敗左右
屬廬江郡晉武帝以廬州有松滋縣遂改爲高松皆散惟李德誠從鎰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
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鎰有舊遣使求
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
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爲折吾股肱也然有故焉吾好
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歟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儒
以州降之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
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
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
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述

夜然後從容白之

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瑄為左司馬

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

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

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

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

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

還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副

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

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

為王師範妻張蟾張本

以給事中杜

儒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榮為制置指揮使楊

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

時錢鏐將杜校守常州

十一月上改

名睦

上將祀園丘故事中扇樞密皆襴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

襦笏

襦衣裾分也。襦卽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襦。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襦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言：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襦袖，襦爲士人上服。開袴者爲缺袴，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賤服袍者，下加襦，襦紫皆視其品。○侯音桂分裾衣也。襦音表衣袂也。襦音賤絲襦也。至是又

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者冕服也。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

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

官始服劍佩侍祠了未止。朝獻太清宮，戊申朝享太廟，己酉祀圓

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

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

宦者，然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

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

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

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宏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不期年擢至屯營各有門展夕啟閉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臺申不使集百官順節盛服至中書見無班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平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與兵不可全忠乃止田頌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

於制置使杜榘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

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孫儒

宋儒置樓煩縣于汝陰郡界後魏以縣爲下蔡郡治所後齊廢

郡隋改爲潁上縣唐屬潁州九

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

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

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頔取常州

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錢鏐將成及取潤州 前山

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爲黃金

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

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

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唐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

皇帝赦天下改元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

及汴兵以降

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蒙邢磁洛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開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

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陳使太祖紀

年錄及群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

遷以邢洛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

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從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爲邢

洛國陳使辭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

皇帝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辭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克

郭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歸徙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爲克用以

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克郭也王虔裕傳誤

安金俊爲邢洛國練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

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

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

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畱永平節度判

官張琳爲邛南招安使引兵攻成都

復攻陳琳許州人也陳敬瑄

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

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郫漢古縣唐並屬成都府九域志郫

縣在府西發城中民戶一丁盡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
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
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
知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眾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
長壬子又攻下高郵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
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
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興化縣有陵亭鎮師古兵敗
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
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頔敗劉建鋒於武進去
孫儒使劉建鋒據常潤管分並阿駝置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隋廢
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鎮
敬言仁義頔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

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

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洛圍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

考異曰實錄四月丙辰

李克用遣安金俊帥師攻靈州赫連鐸求救于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諫太祖紀年錄攻靈州在三月唐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諫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

克用引還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

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其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

笞之克修慙憤成疾三月薨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山上

黨而歸克修性吝嗇太祖左右數賂于克修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爲供張不豐琦其事答克修而歸去原既而克修憤恥寢疾史克修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洛及班師因撫封于上黨安太祖紀但遺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益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爲之聲援去十月先遣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克用表其弟決勝軍

使克恭為昭義留後為昭義留後賜宣歙軍號宿國以楊行密為

節度使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於時溥朱全忠

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

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鄭象梁大祖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校長片乙卯四月晦日

賈錄友裕全忠之子也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

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鉅代為蜀

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於建丙子軾道士豪文武堅

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於建建道故漢侯國漢立縣為建道郡治所梁道戎州赫連鐸

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

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審琦博羅宏

信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

四卷僖宗廣明

元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

藩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

考異曰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書罷藩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

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功特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帝有方略能盡人計復用為宰相制度支以舊紀實錄新紀並藩自光啟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藩亦以功名為己任每兵敗半脫未嘗罷免舊傳誤也今從新傳

自此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

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宗中

二十三年

為都統判官

王鐸為都統張濬為判官

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

亂天下必是人也濟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濟論古今治亂濟曰陛

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所日夜痛心疾首也上問以

當今所急對曰莫若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廢募兵於京師至十

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謂光啟二年事見藩欲倚外勢以擠楊

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二百五十六卷臣常慮

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其請討之河南獨

河北獨李匡威請討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

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藩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

因林連輝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朱全忠命李匡威舊傳誤

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藩爲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常

以盧誼誘太祖太祖薄其爲人及開藩入中書太祖常私于誼使

曰張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爲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

天下藩知之陰衛太祖按藩自僭時爲宰相紀誤孔繼曰藩言是也全忠又遣藩親黨賂

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

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

時之體也張洸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二二年閒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儔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濟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成德節度使王鐸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濟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強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臣貞剛且至孝黃巢犯關時父蔚方病徽與其子自扶籃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縱橫谷中遇盜擊徽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與不輟盜苦逼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

宰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盜相告諱曰此孝子也卽
同舉興延於其家以帛封瘡以饘飲尉畱之信宿得達梁州時僖
宗已幸成都徽至行在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曰上遷幸當從
父有疾當侍而徽兄循已在朝廷身乞還營醫藥旣而父卒居喪
梁漢之間人皆稱之曰孝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
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
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及孟遷
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
補右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旣得三州
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遷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
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李銅鞮銅鞮潞縣
唐屬澤州

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 霸招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於沁水沁水漢縣名唐之沁

水後魏泰甯郡地也北齊廢郡爲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二百里 眾已三千人

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於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

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爲閏後附於

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

潞自爲閏後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元審來降上請

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衝柝所營突入上黨以壯諸人之心既

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城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勸李元

審賊傷收軍于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親元審于孔目吏劉崇之第

是日州縣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

爲閏後居受遣人召馮霸于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

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眾歸潞州自稱閏後求

援于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而唐末見潞錄曰

五月十七日照義狀中軍安設使當口野汾州玉縣土團將士

止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累入南宮五月壬寅安居受使

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

史

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縉本函克恭首獻之于執事方起兵朝廷得賀此者克恭首到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終言之從周錄薛史唐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鎮當在後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錄從周入潞從舊紀

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 壬子

張睿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甯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 安喜樓安喜門樓也 洛屏左右言於上曰侯臣先除外憂然後

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能濟 長樂坂在長安城東

即達坂 復恭屬潛酒潛醉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專征作

態邪潛曰侯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 以附李克用也 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丁巳茂

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肇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

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十里簡州北至成

都百五十里雅州與邛州接壤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圖邛州以爲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邛州降之 孫儒求

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爲

仇敵 光啟初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玖自稱留

後是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啟元年 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宏信因張濬

用兵爲之請乃以彥威爲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

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朱全忠以父

名誠請改之也辛未以全忠爲宣武宣義節度使全忠以方有事

徐揚徵兵遣戍殊爲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爲節度使從之然

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爲統軍竟以全忠爲

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

汾州襄石縣西南有

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校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

城

九域志靈州西至潞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于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繼知雷後又汴

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雷後也然弊居正五代史梁

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雷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昭張全義

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為之雷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雷後全忠使權昭義雷後既不能守

復河歸屬耳諸書因謂之雷後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又遣別將

李謙李重允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

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

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溶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

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溶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

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

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襲衣大蓋擁眾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

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眾於刁黃嶺盡殺之存

孝械揆及歸範絛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

絛充夜反
扯去聲

曰朝廷以孫

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

遂絛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

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伏事鎮使耶克用怒命以鋸

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耶乃以板

夾之至死罵不絕聲上聞而憐之贈左僕射揆少年不懞涕淚狼

籍蒙然而已十五歲適然一變竟爲烈士 丙寅孫儒攻潯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官錢鏐密使沈榮書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

蘇州榮歸杭州鑒欲歸罪於榮而殺之榮奔孫儒王建退屯漢

州自咸都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鑒

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加隱賦虛占急徵

無其財而自占為有謂之虛占

咸不聊

生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

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

每恃河東輒絕常道

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

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

潞府

張相公謂張清葛僕射謂葛從周

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

耶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

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

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允收眾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

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

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實諸將擒敗之罪斬李

謙李重允而還

考異曰唐大順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允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有

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氣騎五百追擊又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謙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于咸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眾東城而遁唐未見開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城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中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遇戈歸府縣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謙引軍趨澤路行至馬牢川葛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爲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路來歸戊申帝延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允以徇遂班師馬寶錄九月甲申朔庾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引河陽遣李謙引軍趨澤路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眾棄澤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謙追至潞州伐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遽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謙等圍澤路既敗而從周等棄路來歸七日之閒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謙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

猶云葛司空入路府平蓋實錄承紀年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詳史事則兼采諸書
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李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

走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曾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親御親軍出塞營于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于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與州蕃漢兵三萬攻雁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辭阿爾駝敗之實錄開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眾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義于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未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應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卻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勝曉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肅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

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

新志河東道武州領文德

縣關建

及鐸之婿倖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

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

眾慙而止 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

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考吳口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寧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

今從吳越傳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

救兵不至于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

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

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

留後總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

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

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鉞舉城降

建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

朱全忠既領宣武
兼滑州視事

遣使者

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羅宏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

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甯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

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於汾州李克

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

洪洞漢楊縣義甯元年
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

嶺爲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
五里又北三百九十五里至汾州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

義甯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
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

鎮國節度

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

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蔡軍自遺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

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

軍先渡河西歸潞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

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

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

十一月刺

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眾謀曰張濬宰相俾

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

水經注洮水出河東聞喜縣南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沙水即含山之口也

存孝取晉

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

考異

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蜀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曠存信設伏擊破之鄆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費由是入敗存信直窺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存信追韓建敗退任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紂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鄆軍退絳州張河曲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鄆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鄆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濬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逆軍

至汾隲武皇遣營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于洪洞遣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
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
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路之師
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
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合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
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隲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
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追擊營于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
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
由合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清部禁軍至晉州邢鳳之師望風遁
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胡錄曰八月五日恒公差晉州捉
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
所部南界晉州長甯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榜
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到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
仍欲會兵討問云云唐神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類貢章表克
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爲大逆其朱玫以下皆已誅鋤克用時最
爲魁首謀其罪狀請舉天兵臣帥師東衛角相應朝廷遂以宰
臣張濬爲都統授崔允爲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
領著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越
不來相應乃于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爲全忠所
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實給令回貶都統張濬于雲夢餘崔允子
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勛與承嗣率騎三千抗

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
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
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
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常
是存孝又隰州隰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
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爲晉州刺史亦誤也
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潞建安能保賊實錄誤也今從李
存孝傳唐補紀云崔允爲河中節度尤爲疎謬自餘諸書參取之
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
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
臣罪則拓拔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弟思孝朱全忠之侵徐鄆
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貼危之時則譽臣爲韓
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
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
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

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潞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

輕騎叩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辰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

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潞已敗朝廷震恐潞與韓建踰

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棧以濟河

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

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爲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三十里考

異日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潛韓建兵敗後爲克用騎將李存信

所追至是方自含山險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楫建壞

民廬舍爲木罌數百渡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潞建走終言之

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潞至晉州

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

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兵

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

幽李匡威雲赫連鐸

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潞

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

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

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昭揚州儒專導之
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襲揚州稱西後北通時溥儒引
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禦衛力竭率眾夜遁出歸宣州此說最爲
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據
昭遠所紀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改爲臨州
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序今按吳錄
太祖紀及高湛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啟三年十月秦彥舉師
繹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
州行密奔壽州八月自壽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
殺趙鐔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勳
儒復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強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揚
州驗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
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打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于高安
郵行密懼退還宣州益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

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

道守潤州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

黎陽漢古

縣唐屬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里隋分黎陽縣置臨河縣唐屬州州龍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
高漢朝歌縣封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曰南縣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店門鎮

朱全忠自以

大軍繼之

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

至德二載以潤州江甯縣

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啟三年以上元

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授雄刺史吳錫焉

宏錫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爲昇州命

宏錫爲刺史按是時雄尙存今從雄傳

大順二年春正月雖宏信軍於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

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宏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

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潛爲鄂岳

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

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

見二百四十九卷

宣宗大中十二年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

長樂數節長樂坂

斬其

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潛以陛下

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

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

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潛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

其官爵使歸晉陽

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

闕功臣朝廷欲令澤賊下軍臣議其可否上僕射韋昭度等

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年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孫

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頔安仁義屢敗

東溪在宣城東

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

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

今謂之宛溪

行密守備尚未固眾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索濛將五百

人屯溪西

溪西即宛溪之西備

考溪西本傳作西溪 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

為大眾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深水

深水漢深陽縣分置深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

五十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

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

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潛繡州司戶章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

以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

官爵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己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

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己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令顧彥則王建各帥眾歸鎮使顧彥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王師

範遣都指揮使盧宏舉棣州刺史張蟾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

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

仁也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邱劉鄩曰安邱

漢縣古根牟國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汝能殺宏吾以汝為大將宏入城師

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宏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

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為馬

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水縣

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

於聽事

客將王唱導儀贊賓客

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

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詩維桑與梓必恭不敢止注云父之所

樹子不敢不恭敬

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

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

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

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

知建代

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

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

睦伏兵河上斬之傳首晉陽

是春淮南大饑

夏四月有彗星

見於三台

斗魁下六星所

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甲申赦天下避

正殿撤樂減膳賜兩軍金帛贖所掠男女還其家民年八十以上及疾不能自存者長吏存恤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羸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爲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爲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詹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

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

可赦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討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改正表稱元

文作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

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

之敬瑄疥癰耳常以日月制之實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

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休於行府門樹食之韋

度攻成都行府以治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

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

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劔門諸葛亮立關磨盤二

州東北五十五里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

都留守考異曰他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爲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昭度爲東都留守

按昭度已除雷守不饋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東歸不
應更雷在彼縱使疆甯諸軍亦安可果服王拜亦何必更說之云
田公立早歸廟堂與天子諱之舊傳建曾說昭度奏請遣都建以
重兵守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雷守新傳亦
同然今年三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可罷兵昭
度以所率率亦同執奏以爲敬瑄不可赦既而爲建所脅授兵東
歸朝廷責其遲退大據故左遷雷守如新舊所云者是也今從
之又昭度初調成都楊守亮爲招討副使顏彥朗爲行軍司馬土
建爲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
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鎮則是守
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蜀昭度與建雷在彼耳然建
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雷兵共攻成都也建
急攻成都環城烽甄互五十里有狗屠王鶴請詐得罪亡入城說
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鶴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
將遁矣出則驚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
等懈於守備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
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

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

南西道節度使

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使欽化軍節度光啟元年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

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

北河進隔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

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於黃池

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

威等大敗延壽

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

康晔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和滁相去一百五十里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

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晔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

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

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帥

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略曰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抄車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敗于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是擲賊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谷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鎔以前云克用部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修實錄誤

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誓友爲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

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

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不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

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

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

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

密爲張諫降行密張本邢洛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

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

州克其外城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沈約曰廣德縣疑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

漢故鄉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興之故鄉置後去縣至德二年改爲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爲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

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困甚宣州將上蔡李簡帥百

餘人力戰按行密出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
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
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
夫歸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
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 太師謂陳敬瑄是夕令孜
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爲父子
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號花錦城一朝得之金帛子女
悉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王賓敬瑄開門迎建 建
廣明元年陳敬瑄建署其將張勣爲馬步斬斫使使先入賊乃謂
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慎勿焚
掠坊市吾已委張勣護之矣彼幸執而自我我猶得救之若先斬

而後曰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

胷而殺之積尸于市眾莫敢犯故時人謂勅爲張打胷癸卯建入

城自稱西川畱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

使廳節度使廳事也

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

武怒曰司徒許我送日爲節度使上馬何爲建密遣

人刺殺之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

三兄尊重

敬瑄第三

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容呈兄但高

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

于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尋罷歸寓居新津

以一縣租賦贖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

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

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千六百人皆爲監軍假

子龍劔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

龍劔節度使領龍劔利閬四州武定節度使領洋州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

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

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使承泰軍黔中以南則屬唐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子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瓌特創

置此鎮以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縣有古柏土人授之邪至桔柏津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瓌取道

與元至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

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

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可行稱疾

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

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

令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兼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冬十月
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汴將丁會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
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旣得西川畱心政事容納直言
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
多囚事誅之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
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
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眾拒戰
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
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
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眾皆曰諾遂從崇
望而東守信之眾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

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

永安都亦神策復五十四都之一

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

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李克用攻王鎔大

破鎮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

縣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

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與元氏柏鄉皆屬趙州九域志

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三三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龍水攻柏鄉按龍水屬易州克

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距其地也恐誤

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

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遷歸也

秦甯節

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唐卡川宋州之單父陽山曹州之成武克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克州

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里單州時屬朱全忠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朱

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

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宏鄂惡孫儒殘暴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新與朱瑾戰于金鄉大破之殺獲

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

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自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

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

先知自後斬其首

似先知宦官也考異曰肅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匡用奏當

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白芥子自卽位加夫人號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宏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爲軍主與改姓名爲楊守節主上每出政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儉巧趨附乞與主上爲兒既而允從頗生猜嫌于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乎庭簾或入內中經旬不出教主有撫恤之咎爲臣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下印金箱兒未曾誠望阿那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直劄曰此實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方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爲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于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卻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

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刺刃以爲逆隨使胡宏立即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奉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甯坊

皆神策五十至暮乃定百官表賀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

錢鏐復遣兵據蘇州

蘇州自此爲錢氏所有

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輔重

互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以顧彥暉爲東川

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

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

宗侃王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

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

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初

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

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

百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度使。

以或昭為軍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詔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績表：光啟元年，升金州節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使，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詔升昭信軍防禦使為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武昭軍。薛史

號曰彰義，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

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諷將

士推己為留後，發兵拒潮。

考異曰：蔣文樸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

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詳史，閩中錄謂書云：范師巖崩，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歐運、圖、載、監、軍、程克諱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七十五

起景福元年盡乾
甯元年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王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敕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
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
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
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
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

萬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眾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
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
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
無資糧可坐擒也其客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
今悉眾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以
敵之我若望風棄城是就擒也今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
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靈淮南人
也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 唐宗文德元年置威戎軍于彭州 與楊守亮
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彥將
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 梓州東川節度使範彥晫治所 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

傳聲馳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

軍于斗門

據舊唐書李師道傳斗門城在濮陽縣界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

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君遂書

杜讓能時爲相西門君遂時爲相

中尉陵茂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

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勣曰先朝

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

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

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

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申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

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

皆爲邠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

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河鎮

丁亥瑄擊全忠大

敗全忠走歸德府

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將李璠等皆死 朱

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

陽節度使遂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至是將兵從

儒擊楊行密遣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潤州城東角土山上

有甘露寺前對北因山後枕大江廣應中李德裕建寺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鎮也行密將張

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刀殺之遂取常州考異曰新紀景

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揚過常州已歎張訓之功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行密別將又取

潤州楊行密自此遂有潤州而與錢氏爭常州矣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

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

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

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

溥他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

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

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忠義節度使趙德諱薨子匡凝代之

考異曰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諱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爲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諱卒自爲襄州留後朝廷卽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范暉驕侈失眾心王潮以

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軍

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

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且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

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

萬攻彭州

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

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

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

漢州金堂縣東北十里有三學山

建亟召

準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昌從譙之從兄弟也左神策勇勝三都

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劍皆守亮之假子也勇勝三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數

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眾二萬降於王建

平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天長鎮在滄河東北戊午鎔

與戰于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新市漢古縣唐併入鎮州九門縣辛酉克用

退屯樂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

楊守厚書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譔行

實戊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

之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殺今年事耳今

從十國 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州宋白曰綿州漢涪城

縣地西魏置涪州隋置綿州以綿水為界王建道其將吉諫襲守

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九域志綿州巴斬獲

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鉾音斬獲三千餘人降葛

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錫為防禦

使 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

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強 李匡威出

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自鎮州時溥遣兵南侵至楚

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

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十七卷光啓三年考異曰新紀

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

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 加邠甯節度

徐兵于壽河俘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

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五月崇光旗見初出有白彗形如髮長二

尺許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 孫儒圍宣州既久楊

行密屢敗其兵破其廣德營 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廣德者也 又遣張訓屯安吉

斷糧道 義甯二年沈法興分烏程置安吉縣唐因之屬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 儒食盡士卒

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瘡戊寅

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頔擒

儒於陳忻之傳首京師儒眾多降於行密 光啟三年孫儒始與劉行密交兵至是而敗 劉

建鋒馬殷收餘眾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

行軍司馬張佖為謀主比至江西眾十餘萬丁酉楊行密帥眾

歸揚州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

哉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

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言揚州居一益州爲次也

及經秦畢孫楊兵火

之餘江淮之閒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圖彭州久不下民皆

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

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

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

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

見二百五十七卷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

僞署觀察使

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

府

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

而司徒乃其主也

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

故大軍始

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

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

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

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
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
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
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
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洶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破
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濠爲道然後出
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燧兵繼兵者以燧敵諸
使不知所備寨咸自備禦無暇帛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
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卽
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逼其時西川兵圍彭州
四面下寨宗裕宗
鳳華洪宗瑋各當一面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

牙舉

謂從使牙旗舉而見之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

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洶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
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又請
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
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
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何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
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
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
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
令嚴索府謂成都府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
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彭州未下故乞置行縣九隴故漢縣地後徙

改曰九龍以州西有九龍山故名九龍一伏龍二豆龍三秋龍以四龍奔龍五走馬龍六駢駢龍七千秋龍八較車龍九橫提龍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南鄭漢古縣唐帶興元府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

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時多溫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溫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致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到刈麥充糧至七月初麥盡粒無顆粒兵士但託求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攜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遣楊守忠書云敝邑雖小陷守三年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厚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賊彭世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明日勝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處也

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鷲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僻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

傳宗

光啟二年滿存得鳳州至是而敗奔興元就楊守亮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考異曰薛居止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其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既而遂涇原節度使張勣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同平章事以田頴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勛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

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
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頔聞之曰賢者之言其
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能知人善撫御
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營早出從者斷馬鞬取其金
歐史州曰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有王安
馬紂也者爲行密親兵行密嘗升高家望敵安捧匣器侍側左右皆注目
前視忽陣旁有執藥者疾趨而至左右皆驚惕失措安置匣器於
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殲徐納弓弢中復奉器如初顏色不變行密
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
爲理又嘗罵其將劉信信時醉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
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其醒必來明日信果復歸淮南被兵六年

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

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李克用北巡至天甯軍代州西有天甯軍天寶十

二載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

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神堆即神武川之黃花

堆新城在其側蓋克用祖執定保黃花堆時所築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欄九十里

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

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

軍蔚州東北斬獲不可勝計辛丑李茂貞攻拔與元楊復恭楊

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光啟三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而敗考異曰舊

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鄭元甫之眾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

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
實錄乾甯元年七月鳳翔鄆甯之兵攻興元陷之楊守亮楊復恭
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滿存奔閬州乾
甯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
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
年十月行偷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滿存救
守亮爲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鄆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
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接實
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德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茂貞表其子繼密權
知興元府事 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時溥迫監
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使朱全忠奏
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
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
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
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其擊

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畱不進克用更使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
諧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
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
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
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
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爲昭義帥怨克
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
書與張潯王鎔求援唐未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
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潯狀曰某自主三鄆已近二年又
日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俄
受塗炭以此所背其敢申明途至去年遼寇鄰好豈是某之情願
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鏢自九月
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人使促令某南至進軍面趙州奉脅李某
卽土門路入直屬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眾請某權
知兵馬而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令下先差大
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圖敵但圍小壘專俟大軍
據唐太和中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
十月有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元年十月
舊紀恐是速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

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郎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潯陽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實錄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紀之誤見圖錄所載存孝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義興王鎔誤云與張洛也

以存孝為邢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

璠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於朱全忠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

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濮州朱瑄巡屬遂令友裕移兵

時溥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中和四年蕭唐

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光啓三年楊行密遣蔡儔守盧州明年儔以州附孫儒儒既敗儔遂

拒行密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

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

揮使李神祐將兵討儔宣明歷浸差種宗立以為累世爵緒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改撰歷

衛名曰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歷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元

宣明

歷 遜國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鼎收治新歷然衡一出
於國明用算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
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 矣雖給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璠楊守

亮於閬州破之建造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 延陵洪曲

分置延陵郡隋移治丹徒武德三年移於舊 郡治屬潤州今丹陽縣之延陵鎮即其地 全忠問劔關頊極言

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是歲明

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 路振九國志黃晟明州縣人歷為將領會刺史鍾

文季卒遂
據其郡

癸景福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東川留

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 大順二年楊守亮以東川王建遣兵救
之欲因而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

隙 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 大順二年朝廷遣中
使賜顧彥暉節楊守

厚邀而奪之 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
故請更賜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十 忠補

李繼密助梓州

設其助梓州原文作救梓州時梓州未受兵故改之

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

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

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闡二州

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

王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

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鎔兵於平山

平山漢蒲吾縣隋爲房山縣至德元

年改爲平山縣屬鎮州九

城志在州西六十五里 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

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眾潰去河東軍

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

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

友裕合擊徐克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

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

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

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

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

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遣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

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儻實屯軍鄴下期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

願角遂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

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堞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朱友裕

之圍彭城也時溥數出兵挑之友裕閉壁不戰朱瑾之遁歸兗州

也友裕又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

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

懼以二王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

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

右摔抑將斬之

摔者持其髻抑者按其頸

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眾東身

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

威也幼爲全忠家僮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爲汴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年以爲壽春賈人

友恭傳云彥威非角事太祖今從之

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美姿容多智略

全忠素所傾慕及在同州得之於兵閒時加敬憚雖軍府事時與

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

之返 隴師古攻石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

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

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

匡威眾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

深州在博野東南一百五十里

進退無所之遣判

官李正抱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厯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

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錦德其以己故致失地迎

歸鎮州為築梅子園以居之事之如父為李匡威劫王錦而死張本以渝州

刺史柳玘玘者為瀘州刺史玘仲郢之子也九域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考異

曰新傳云玘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北夢瑣言亦曰謫授瀘州新舊書玘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玘自渝為瀘州刺史當是初聚

渝州後移瀘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

宗玘為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於

外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

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

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

玉病日玘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勤

絲節日類

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予幼聞先訓立身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以結交爲末事以氣義爲禍胎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倘來去吝與驕庶幾減過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一也不知儒術不愧古道憎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二也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養何殊三也崇好慢遊耽嗜翹弊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四也急於名宦昵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存者五也凡此五失甚於痤疽痤疽則砭石可

瘳五失則巫醫莫療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可不戒哉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誓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實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楚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遇髮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論其爲仁也專殺不行於閩外先機恐失於穀中涓宿之孫也馮宿見二百四十五卷開成年元 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濬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

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蕭子樓

自焚死

僖宗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鎮餘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

念萬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出自樂天集考異曰寶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於兗州朱瑾出兵救之他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存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城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歿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係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八日蓋河中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

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畱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 李匡

威在鎮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判官李

正抱少遊燕趙樂真定風土每一涉歷徘徊不能去及自京師還

覓匡威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遂為匡

威盡策陰以恩施悅鎮州將士因劫鎔而代之王氏在鎮久鎮人

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

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

州此固鎔之願也鎮冀深趙四州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

之拒矣匡威素少鎔以爲無能爲也遂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

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與鎔既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之東偏門也鎔之親軍

閉之匡威後軍不得進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

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鎔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

時年十七體疏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雖憾其

兄而陽以大義自文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菟詔不許幽州將

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成卒奉仁

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

府兵幽州節度使府之兵也

仁恭奔

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爲李克用取幽州張本

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

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

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僻叛顥

更爲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袁稹稹以顥

反覆自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

爲張顥殺楊達張本

稹陳

州人也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

使董昌

僖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爲義勝節度光啟三年改爲威勝節度

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

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

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彥復等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

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

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
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
稱閩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
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消王氏自此遂死是泉州北數十里地
名桃林一夕地中有聲如萬鼓時禾稼方茂及明視之了無一莖
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人皆以爲妖而潮竟破福州國以此
興 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又以扈蹕都頭曹
誠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鋌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
惟晟爲荆南節度使耀德宣威亦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珣爲
嶺南東道節度使竝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
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後四人不聞至鎮蓋各有分損

者四人不得而赴也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邠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鎮州

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邠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樂城合

鎔兵三萬進屯任縣任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縣縣地武德四年置任縣治苑鄉城在州東南李存

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邢州龍岡縣界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儻左右請

發儻父母冢行密曰儻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 加天雄節度使

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爲天雄軍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二都軍

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八都兵起後其眾曰盛置十二都昇州刺史張雄

卒馮宏鐸代之爲刺史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遣杜讓能書

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

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康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

但觀強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錯

銖

言體物有錯銖之重則待之亦重有錯銖之輕則待之亦輕

看人衡續

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

以謂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續量氣之粗細○續音贗

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馴唯慮

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

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

在國門

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耳

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

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也

書不云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惜情度

日

惜情深靜貌

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

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心

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

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臣他日徒受竊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給事中牛徽諫曰岐是國之西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一蹉跌將挫國威不若漸以制之不聽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

補註朝廷雖專討岐帥李茂貞而邠帥王行瑜茂貞之黨也故二鎮合力以拒朝廷李

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

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丙辰楊行密遣田頔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逆之還朝樞遵慶之會孫也裴慶見二百二十二年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

破之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使爲鎮海節度使唐本置鎮

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遂請徙軍於杭州者異曰今年五月以李延爲鎮海節度使令杜錡今復除錡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荆南時成汭已據荆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車權其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蓋額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鏐以成及爲謀主杜棱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松皮光業林鼎羅隱

爲賓客 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
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
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晉陽尙書所
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尙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阻尙
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
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
使將親軍 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
赴鎮軍於興平 以異日舊紀覃王李憲五
十四軍進攻岐陽今從實錄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
近六萬軍於盤屋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
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
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

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遣茂貞書

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驛在

長安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

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梧州去京

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蒼梧郡理廣信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

構澗垣之深嶽谷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

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訥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

君遂周潼訥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臧朕舉兵者三

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略全驪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

東都畱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膺爲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膺懷由之子也外寬宏而內巧險與崔昭緯

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

爲繼郎所壞

攷異曰繼傳盾新并不章事安潛有此言也

繼郎盾小字

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

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宏徽白盡

考異曰續資通鑑日大順二年相國杜讓

能孔緯值上京頻嬰離亂朝綱紊墜是時徇意諸道巡兵五十
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正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
貞先朝封爲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
爵貴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延珪持璽書具禮冊爲
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授判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
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延珪爲禮
儀使和王爲冊而使封爲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
不和睦累表奏上云臣今駐旆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
寘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職
不能言岐王大怒卽令歸中書省過曉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
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竝不惜一言如此曠
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收罷知政事不得已辭
孔緯荆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度三日後貶於嶺表出國門三
十里竝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人住咸陽及貶二相乃退此

皆誤謬之說
今從實錄
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

齊衡賈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鉦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鉦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初舒州刺史倪章與蔡傳連兵傳旣敗章遂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邠甯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尙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尙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尙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

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尙父仍賜鐵券十二月朱

全忠誨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爲全忠誨新破徐鄆兵

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汴將葛從周攻

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按方鎮表齊州時屬平盧節度以後乾甯三年朱瑄降汴

之事觀之則齊州已爲克禪所并矣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勛據潭州見二百五十六

朱僖宗光祿二年邵州刺史邵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

等咸受僕射大恩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爲

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

其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畱後

乾甯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李茂貞入朝大陳兵

自衛數日歸鎮以李匡儼爲盧龍節度使二月朱全忠自將

擊朱瑄軍於魚山

魚山在郢州須昌東阿兩縣之間

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克郢兵

大敗死者萬餘人

以右散騎常侍鄭繁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繁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

為相繁雖有詩名本無廟廊之望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繁笑曰

諸君大誤使天下人竝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吏曰特出聖意

繁曰果如是笑殺天下人既而賀客至繁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

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侃然守道無復談諧以邵

州刺史鄧處訥為武安節度使彰義節度使張鈞薨表其兄鐸

為誦後

時以涇川為彰義節度

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黃州時隸

鄂岳鄂岳武昌軍也按新書杜洪傳吳討鄂州承順縣民以土團帥起據黃州

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

在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可捨

父子而從仇讐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入城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於晉陽車裂於牙門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筠安康入軍吏劉藹子潞州所俘

侯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驍將薛阿拙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止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逼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存孝驍勇猿臂善射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

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架獨舞鐵搥陷陳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旣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

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
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
師素爲邢洺節度使 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鄴州從晦陵
悔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
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瑱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
斬從晦 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劉建鋒馬殷引
兵至醴陵醴陵在漢臨湘縣界後漢分爲醴陵縣隋廢武德四年
分長沙置醴陵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
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
至關下遣使詣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
人術家言當興翼軫翼軫楚荊州分長沙入軫十六度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
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

平助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

劉建鋒等兵從東來故將助等謂之東兵

士卒皆

懼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

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

入潭州自稱留後

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

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歸於女牆

自城外築塹道破陀而上屬於城上短垣

其道前高後卑後弱於地若龍之垂尾然故謂之龍尾道女牆卽城上短垣所謂陣也

丙子西川兵登城楊

晟猶帥眾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

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

月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初晟事鳳翔

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昌符因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

憫其無辜密告之晟由是亡去及昌符敗晟求得周氏以母事之

周氏不敢當自以少年且有美色懇求爲夫婦晨告誓天地以死
自盟每旦將視事必先中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及敗
周氏亦與晟同死建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又更
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延昌罷爲右僕射 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
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 武昌節
度使杜洪攻黃州 以吳討叛附
楊行密也 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
等救之 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延範爲武甯節度使從朱全
忠之請也 徐州先年改感化軍既屬朱全忠復爲武甯軍存疑接
方鎮表光化元年感化軍節度復爲武甯未幾復爲感
化此云云 未如何據 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
蘄州武昌 巡歷也 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

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鄜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賊枉法事覺自殺弟崇魯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玟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賊唱賊且故事純巾慘帶不入禁庭純巾稱巾也慘淺色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宜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時崇魯兄崇龜爲嶺南節度使聞崇魯哭麻大恚數日不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不幸乃生此兒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

誠考異曰舊紀六月王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
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澤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月赫連鐸與李
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邊兵
願從者眾赫連鐸自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縊膝行詣於軍
門大開微數其罪命咎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
來歸命咎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暉據雲州數討平之以存勳爲
大同防禦使與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
擒白義誠進兵幽州界巡檢
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

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綰自以不合眾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

徐彥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綿州刺史楊守厚

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

東至乾元

萬歲通天元年分商州豐陽置安業縣乾元元年更名並元縣屬商州

遇華州兵獲之八

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誓訴致仕之

由楊復恭致仕見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承天門長安太極宮南門隋文帝使宇文愷所

蓋本名昭陽門唐改曰承天門故復恭云然大姪但積聚訓兵勿貢獻守亮復光養子故呼為姪吾

於荆榛中立壽王上本封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

生天子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

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

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九月

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攷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者君立以一言忤

旨武皇賜酖而殞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

臥行總所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

放出尋已身薨薛史賜酖恐是文飾其事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冬

十月封皇子勗為棣王禩為虔王禪為沂王禕為遂王劉仁恭

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

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騎數侵河東之境克用

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新州領永興縣山陰安龍門四縣史失其

建置之始其地在焉州西北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截寇進收楊門九子戊戌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

隅按十一月己未朔無壬辰戌戊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以涇原留後張鐸為彰義節度

使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舉州降楊行密泗州本徐

州巡屬自此遂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全

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為全忠攻行密張本十二月李匡籌遣

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段莊

在新州東南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紆之徇於城下是夕

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宋白曰媯州東南至幽州二百八壬子匡

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

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勳挈其

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

殺之盡俘其眾倍宗光啟元年李全忠得幽州三世十年而滅景城漢成平縣唐屬滄州宋廢爲鎮屬瀛州樂壽縣

九域志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宋白曰幽州東南至滄州五百五十里存審本姓符名存苑即人克

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勳素暗懦初據

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

匡勳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

校侍中吳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

揮使瞿章權知黃州爲瞿章爲汴兵收執張本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

黃連洞在汀州寧化縣南今潭飛際即其地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

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闔地略定潮遣僚佐巡

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保境息民閭人安之 封州刺史

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 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 土民百餘

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瓚召補右都押身兼賀

江鎮遏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劉隱 威勝節度使黃昌素恩不

能決事民有訟者以骰子卜之勝者爲直又馭下苛虐於常賦之

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

挺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

皆死 唐制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

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

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

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

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卽於

臨近官司申牒驗記聽折半功不及是則爲違程董昌蓋計日限

程以至長安又不許 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

以雨雪風水準折也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唐紀七十五

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

禹廟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七里

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

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

惜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

世將變競相帥填門誼譟請昌為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

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

獻謠識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

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識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

附錄先是穆敬

之聞有僧死而復甦云入冥府見有數殿封識甚固一殿標曰李克用隙隙窺之見鎖一黑龍則獨目一殿標曰朱全忠隙隙窺之見鎖一白虎而血跡滿前若殺人而食之者一殿標曰王建隙隙窺之見一白兔睡於金牀其餘揚行密李茂貞馬殷王潮劉隱錢鏐之類各有標識封鎖而不及盡窺問之蜀人曰將來王者也故當時遂有白兔上金牀之謠我生太歲在卯明

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爲董昌僧號錢銀
舉兵討之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十九終